

伊斯蘭與西方

齊慎忠 譯¹

這是一篇「敢言人之不敢言，或不肯言」的好文章。作者身為西方世界的基督徒，而勇於自我檢討及反省，指出西方人的超人「優越感」，他們以控制經濟為本，帶到外交事務就是唯我獨尊。作者的結論是：伊斯蘭文化大概需要「啓蒙」，但可能不是西方式的「啓蒙」，因為西方式的文明已經充分地表現在矛盾中了。這正是這個世代需要深思的關鍵所在：是否可以將任何一種意識型態絕對化，因而失去真實的反省能力了！

前 言

2001年10月底，世界上呈現著一個衝突的局面，那不是戰爭，因為戰爭要求正式宣戰，明白確定交戰雙方的認同。有人稱它是「反恐怖的十字軍」，這就顯示出我們仍舊滯留在中世紀階段，沒有演變和進步。可能最佳的描述是：我們把世界性局勢的威脅，好像以、巴衝突，擺在眼前，把全球看成另一個中東……這就是說：一個壁壘是恐怖主義的瘋狂和絕望所做的行爲，另一個是針對這些瘋狂行爲所產生的失衡反應。

宗教不是現代衝突的當事者，因為我們不是正在經歷著基督教義與伊斯蘭教的衝突。一方面西方世界不再是「基督的」

¹ 本文譯自拉丁美洲「基督徒正義委員會」（Cristianisme i Justicia）出版的*Booklets Cristianisme i Justicia*（N. 104, Feb. 2002）。譯者：齊慎忠神父為耶穌會士，目前服務於輔大法管學院。

能有些虔誠的基督教徒。不過基督教義不是國家正式文化，或文化的指導著；西方的領袖或授權的發言人都都不算是屬基督的。另一方面，實際上伊斯蘭世界比它所表現的更多元化。我們曾聽說過，有些熱心的穆斯林懷疑賓拉登（Bin Laden）的宗教誠意；我們也知道，施行伊斯蘭基本主義強硬路線的國家，如同沙烏地阿拉伯，在外交政策上，在阿拉伯的世界被視為虛偽的伊斯蘭教徒。

宗教在衝突中介入，是因為文化型態不同。現在真正的衝突，是在伊斯蘭文化和發展的西方文化之間。本文計劃簡短地分析兩種衝突的文化，尤其注意當代西方的文化。作者是個西方人，本文也是特為西方人寫的。我們僅限於指出引起衝突的歷史因素，企望沉思默想這些因素，能貢獻出一點可用的資料，有助於消除目前的衝突。

為了資訊的目標，我們仍舊迅速地由伊斯蘭作為宗教開始。

壹、伊斯蘭教

站在宗教以外的立場，要在兩頁內談論宗教，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下面的幾行，目標在介紹伊斯蘭教在衝突中能起干涉作用的層面。我們也預先假定所有宗教，都對神明有理論上的肯定。這些肯定雖然不易協調，但必須保持。這些肯定是世界問題的起源，它們都圍繞著四大主題：天主的偉大、天人的懸殊、天主的臨在，以及對我們人類的親密。

一、神與人

我們都知道，「伊斯蘭」一詞指臣服和謙恭。伊斯蘭教的標誌是：崇拜神明格外嚴肅。穆罕默德曾將他所認識的宗教儀

式，或天主教信條，認為是迷信或多神教，他第一個執迷不悟的就是：絕對純淨的一神教（唯一真主，別無他神）。真主是「昊昊上帝」高居諸天；人是受造物，只能屈居下地。

因此，雖然伊斯蘭教相信來生，但來生不是基督教義所許諾的「親近天主」的生活，像福音所表達的「我們將來如何……一顯明了，我們必要相似他，因為我們要看見他實在怎樣」（若壹三 2）。為穆斯林（信仰伊斯蘭教的人），這些話如果不是褻聖，至少是不可思議的；來生只能限於「人是受造物」的框架內顯示，只能形容來生是「超越今生的好去處」。

此外，新經照字面解釋，定義人為「天主之子」，或者如福音所說：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，而稱你們為朋友」（若十五 15）。為穆斯林，這些都是褻瀆天主的言詞。真主常居於高天，人類常居於下地。雖然《可蘭經》每一章都讚頌真主是「慈悲憫人」的，但在千百稱呼真主的名字中，新經中的「天主是愛」在《可蘭經》中是找不到的，因為穆斯林的真正是「上天之宰」，不是耶穌所稱的「父」（阿爸）。

二、歷史

由此觀之，天主是人類今世業績的判官和賞罰者。天主不能是歷史的終點。人類歷史不可能終止於天主（即基督教義的天堂），為此，把天主降生及耶穌復活事件界定為「先復活而來的歷史終點」，伊斯蘭視這些肯定是虛假不實並褻瀆神明的。

不過，伊斯蘭深刻的宗教虔誠，仍然不甘心讓真主孤獨地居於超越的高天²。人生的每一個階段，都標誌著真主的創造和

² 譯者按：天主造宇宙、人類後，令他們循自然律發展，不再干預。

規劃，一切實體都是真主特別蘊育制定的，它們怎麼能「單獨」運作呢？由此，便生出屢屢提及的「君權神授的政治誘惑」，或者說，每個宗教都難以接受「俗世思想」³，而為伊斯蘭又更難了。所以，深度虔誠的伊斯蘭無法了解基督教義所稱的「天主亨毒萬物」的道理。天主的話本身，不能同人間語言相提並論，所以伊斯蘭對《可蘭經》有著無限的崇敬。

照此意義，伊斯蘭教在世界宗教中，是最具宗教心的信仰：真主常居在主宰的高天，受造的人類常居在下地。真主與人間的懸殊距離不能改變，即便天主的聖寵也不能，這種理論使伊斯蘭教成為最單純的宗教。

三、神秘主義

上面所描繪的是官方的宗教面貌，但實際上，對於體驗天主的原真性，已超越官方的面貌。其實，伊斯蘭流傳給人類一座神秘文學最偉大的寶庫。我們所謂的「近代文學」，指由第七世紀起，從巴格達到西班牙，以「蘇菲主義」⁴著稱。「蘇菲」是有關個人淨化的文學作品，結構嚴謹，文詞秀麗。

在蘇菲主義中，體驗到與真主那麼親密，屢屢近似基督教義所塑製的模式：人與天主之間的距離完全消失。關於這一點，伊斯蘭大多數的社團質疑蘇菲的正當性，甚至還有一些人予以禁止。因為這些作品的秀麗，使消沉的西方社會把它變成「消

³ 參考《神學辭典》：「俗世思想」意思是「在個人與社會生活中承認各領域有適度的獨立性，各領域相輔相成，如宗教、政治……；能容忍而不排除其他領域。」

⁴ Sufism：奉禁慾與神秘主義的一派。

費品」⁵，如此一來，便冒著將它矮化的危險，卻不明白這條淨化之路的嚴肅性。

四、虛假和扭曲的污衊

綜合以觀，這種對真主的唯一及超越性的深切肯定，逼使我們認真反省：天主如何影響或干涉人類的整個存在，而不消滅人或其他受造物的「自治」性？請注意，所有的宗教都多少都遇到同樣問題。我們在這裡特別提出，不是為批評，而是為保護伊斯蘭避免遭受今日社會上所流行的誣告，例如：

（一）「聖戰」

可惜，Jihad（原義為「努力」）被誤譯為「聖戰」。原意是指人們內心的鬥爭，對內心相反真主的私慾偏情的鬥爭，而不是向其他信仰者開戰，因為《可蘭經》極尊重其他信仰。當伊斯蘭的信仰被人攻擊時，「努力」可能演變成護教戰爭。穆斯林同西方世界交往時，屢屢覺得遭到這種攻擊。但是《可蘭經》教導人說：宗教不應迫脅利誘。真實的途徑是知道如何分辨錯誤。

雖然穆罕默德本人，當看到麥加富商拒絕他佈道時，他也曾訴諸武力，可是他決定擴展伊斯蘭的因素，事實上是當他發現極度分化的世界到處充斥著派系的紛爭，如此劇烈，使他所到之處很容易同當地人結盟（用當地人語），仿照第一個「全球化」的政策，擴展伊斯蘭教。

在這裡，我們不提羅德里格（Don Rodrigo）如何進入西班牙那個家喻戶曉的故事；不過，讓我們記起一句被視為是東方

⁵ 譯者按：「供人享受」的意思。

教會「耶穌單一性」異端所倡的諺言：「復仇的天主，遣發了阿拉伯人，從羅馬人的鐵蹄下將我們救出。」如果聖戰屢屢這樣被人扭曲醜化，那麼想想中世紀時基督徒所謂的「十字軍」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，會是有益的。另一方面，伊斯蘭在成長的地區，常施行容忍政策，為我們也甚有用處，去回憶第八世紀一位在阿拉伯全盛時期統治下的基督徒、最偉大的聖人之一、也是一名神學家的聖若望·達瑪瑟諾（St. John Damascene），他名聞一時，並曾做過大馬士革主教的會計師。

（二）婦女

有關婦女問題，我們仍可說同樣的話，就是在《可蘭經》中，找不到任何章節，使塔里班（Taliban，有人譯作「神學士」）式男人主宰的罪惡加以合法化。切割生殖器的野蠻行為，不是來自《可蘭經》的諭令（也不是初期世界的產物），而是原始社會的錯謬方法。與此相關的，西方世界也不要忘記第十三世紀的「貞操帶」。上述兩個例證，都是男人們為保護自己的權益，捏造出來的假解決方式。他們輕易地求助於真主，使他們的假方法得以合法化。他們陷入人類極壞的誘惑之中，並求助於最神聖的真主，來維護男人們的慾望和特權。

貳、衝突：民主制度對抗基本主義？兩個相對的基本主義？

直到 1989 年以來，穆斯林世界沒有達成全球化，或經驗到撒旦化。1989 年標誌了蘇聯的解體。1991 年我們已經飽受了波斯灣戰爭的殘酷，作家們都描繪說，這是新世界秩序的開始。

直到 1989 年，共產主義被視為「絕對的敵人」，罪惡的化身。這些敵人和罪惡唯一存在的理由，是叫我們為了所採取的

一切暴力活動合法化；換言之，從 1989 年至今的這段過程，使我們可以合法地質疑西方世界是否需要「絕對的敵人」，才能生活下去。

一、需要一個絕對的敵人

爲什麼？因爲我們需要一種解釋，讓我們西方文化的矛盾合理化。西方人大喊容忍，而行爲卻是主宰和控制；講的是和平，行爲卻是暴力，矛盾存在於西方的人學和經濟理念之間，無法協調。

二、西方世界的矛盾

事實上，西方文化的大矛盾，在於批判理智與經濟理論二者無法調和。現代主義的誕生，強調人類理智的批判能力，就是康德⁶說的「敢思想」。可是我們的經濟完全缺乏批判理性：經濟上重要的是「信心」。我們自稱是「不惑之主」的子女，但誰都知道，些微疑惑一旦蔓延開去就能搞垮經濟。我們非理性地接受市場經濟，並以這種經濟教條代替了舊世界的宗教或傳統教條。

在接受權威主義的例證中，時常發生的，是它們的程序獲有壓倒性的效果；由成果來證明他們自己的政策是正常合法的，只要沒有人質疑這些成果的代價，這就是經濟如何使批判理性消聲匿跡。經濟窒息理性，就如宗教過去所做的絕罰一樣，而這種理論又陷入另一種新的基本主義，也就是對它自己的非理性特質不予理會，並只專注在伊斯蘭教的基本主義上。

結果，西方世界變爲另一種矛盾的犧牲品：現代人文主義

⁶ Immanuel Kant, 1724~1804 德國哲學家。

與經濟理想之間的矛盾。現代主義發現人類的地位和尊嚴，然而近代主義之父（如伏爾泰⁷，孟德斯鳩⁸等人）卻自相矛盾，就連理論上也相反自己宣揚的理念。爲了經濟的緣故，他們承認奴隸制度及奴隸貿易的合法性，因爲這些制度爲穩定糖價及其他物價是需要的，所以近代主義的大同觀念範圍縮小，只適用於西方世界。西方文化面對這種矛盾完全不加批評，也不允許自由思想反對這個理論或強國的利益。

這樣，當西方理論以輝煌的人文之理想充斥全世界，而我們西方人也剛認同並協助這些理想之時，近來西方卻慣常默默地散佈自己的學說：爲達到政治目的不擇手段，甚至犧牲無辜的生命也在所不惜（這是政客們的說詞，實際上所有政治目的都是爲經濟利益服務的）。如果易位而居，我們也遭受到同樣的對待，難道我們不也有權利感到驚奇嗎？因爲西方不僅將這觀點付諸實行，最後還要把它理論上合法化：我們的戰爭常是「絕對的善對抗絕對的惡」（小布希就犯了這種錯），他鎮靜地宣佈「無限公義」的戰爭，並且是「善與惡」的戰爭。

好吧！這種進行方式與上面分析的觀點相抵觸，西方世界正在建立並宣傳這一觀點，認爲那是社會及人類共存的基礎，就是：有健全的俗世主義，接受多元的社會。這點容我們後來討論。

三、真正的衝突

《達尼爾先知書》第七章描繪一個神視：他看到四頭巨獸出現，都準備妥當抗拒「像人子者」，因爲他有實力，各民族

⁷ Francois Marie Voltaire, 1694~1755, 法國戲劇家。

⁸ 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, 1689~1755, 法國法學兼政治學家。

都聚集在他權下。依照這個比喻，我們可以喚起民衆的意識，世界近代史交織著四個主義的願望，而這四個主義都許諾一個渺茫遙遠的天堂，並剝削人民的正當權益。

甲、納粹民族主義帝國：它帶來了第一批「犧牲品」。

乙、蘇維埃「階級」帝國：它製造了「古拉格」（Gulag）集中營。

丙、市場帝國：它制定了新種族隔離主義和集體屠殺。我們或者不樂意提及，或者承認那是罪惡，但在「臨時階段」是必須的。

丁、泛阿拉伯帝國的大夢：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它們此起彼落，好像有人懷著熱烈的慾望，等待實現這個美夢，並自信有此能力，隨著時光的流轉；這場夢叫人隱約地看到能產生插曲似的罪惡，如同阿富汗塔里班政權，或伊朗對撒爾曼·羅什卑（Salman Rushdie）的迫害。

我們利用這個比喻，很顯明地前面兩個帝國已經沒落，只剩下應該戰爭的第三、四帝國，這種預報必會應驗。如果我們考慮到一個因素，就是阿拉伯世界，不但是唯一能對抗西方文化及經濟侵略的力量，更加因為它是最大的擁有石油的主人，而石油是西方世界的經濟命脈。

此非巧合，近幾年來美國以「大價值」為名所發動的幾次「大十字軍」，無獨有偶地，都發生在經濟利益有危機的地區或處境。現在讓我們再反省一下剛才所提的西方矛盾，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，有人已喊出「熱血換石油」的口號。我們不能不曉得，美國人下定決心，修建一條油管，從中亞細亞直通印度洋巴基斯坦海口碼頭，輸送汽油，但這條油管必須穿過阿富

汗，而無法獲得阿富汗政府的許可。此一猜測必須加以考慮。請注意，在下面幾頁，我們希望縮小範圍，僅限於我們所要見證的文化方面的衝突，也可界定它是「全球俗世主義與政治宗教」間的衝突（二者皆不可能）。

參、我們走哪條路

廿一世紀才剛開始隨即出現了對抗：一方面，精密武器的殘酷，結合了敵人的艱苦；另一方面，日益積恨的殘酷，與那些使我們脆弱的恐懼結合起來。

一、失望甚於宗教

宗教同其他人為因素一樣，可以被人操縱和利用。在歐洲，宗教已較少被人為所操縱，因為歐洲已經妥善地接受了俗世主義。而在美國，因為宗教氣氛比歐洲更濃厚，雖然言論自由，容忍其他雜音（如基督教和天主教等），仍能發生起而公開對抗人為操縱宗教的現象。這是言論自由的大價值之一。可是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地區，加上缺乏學校教育（就如阿拉伯國家），宗教容易被貌似「聰明人」所利用，認為他們有領導能力，所以可以毫無忌憚、甚至毫不猶豫地利用宗教，就如賓拉登之類。

舉例來說，依據《可蘭經》，基督徒是「最接近回教信徒的愛」，這就顯示賓拉登背棄了伊斯蘭教的原真教義，因為他把世界目前的情勢，看作是「伊斯蘭信者與基督徒的戰爭」。許多穆斯林也聲稱否定這個觀點。無論如何，雖然賓拉登極端驚人地利用宗教，然而我們應該說，他的一些政治見解是對的：「位高則任重」。

實際上，西方社會應對巴勒斯坦現在的悲慘處境，背負起

相當程度的罪惡感；世界目前的局勢應歸罪於聯合國，現任秘書長雖不是「罪魁禍首」（如賓拉登所斷言），卻仍是北美政府的「傀儡」。

讓我們再提一個傷害最大的實例，即雙子星大樓世界貿易中心遭受到恐怖攻擊事件，它需要報仇，同時為報復也需要獲得阿拉伯國家的支持。這雙重需求，逼使小布希與英國首相布萊爾（Tony Blair）共同聲明：解決中東問題的關鍵在於宣佈巴基斯坦建國，尊重久已被遺忘的聯合國二四二條決議（已通過卅多年，遭到以色列及美國有系統的阻撓，無法執行）。即使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野蠻行徑期間，當巴勒斯坦問題再度崛起，但為作為防止來日衝突時的籌碼，老布希總統就答覆說，時間不成熟，到戰爭結束後再談。然而，波斯灣戰爭結束了（第一次），但接下來的十年，巴勒斯坦問題每下愈況，無法解決。

說真的，真理傷人，我們西方缺乏誠信，因為我們逐漸放棄以理智為武器的原則，卻以戰爭的武器代替理智。

二、恐懼甚於倫理

恐懼是最卑劣的導師，而西方人就有恐懼。讓我們舉幾個恐懼的後果，在這個對抗的關鍵時刻，恐懼主控全局，所以我們設法以某種良好的幽默感來表達恐懼。

（一）瀕臨神經崩潰的帝國

我們處境是這樣的：在炭疽熱或經濟衰退來到之前，我們感到恐懼。電視映出預防緊張的畫面，同「什麼也不怕」的人形成尖銳的對比。這些人毫無恐懼，純粹是因為他們常常生活在恐懼之中，以及其他更可怕的威脅陰影之下。

我們億萬美金的國防預算顯然不合理，因為它只助長經濟

危機；又因爲，如果減低開支，事前或者及時處理得當，必能消除許多衝突的發生。第一世界的國家宜自問，是否他們的反應就如同聖保祿所說的拳師「無的放矢」（格前七 27）？他們努力地嚴加保護受攻擊之處，卻留下其他盲點不加防備，以致遭受攻擊。所以俗諺說得不錯，「預防比醫療更好」啊。

（二）自欺欺人—愚人的戰爭

在貝文（Mr. Bever）的影片《愚人的晚餐》內，愚人的結局能夠比追捕他的人更聰明。我們也是自欺欺人，駝鳥式地塑造「公義戰爭」的觀念，其實這個觀念所涵蓋的內容，根本不包括西方傳統的倫理觀念，也不具形成「公義戰爭」一詞的基本條件，這裡沒有任何一項是已然實現的。

當美國中央電視台報告阿富汗平民死亡時，令人悲痛的是那位廣播員，竟大聲附加評語說：「我們不要忘記，這些死亡，就是我們數千人喪亡的報復」。如此，我們自己成爲「恐怖分子」，比攻擊我們的「恐怖分子」更恐怖。

（三）巫醫的學徒

我們現在所設法消滅的醜惡的「恐怖分子」，都是我們自己把他們升遷、支持、武裝並訓練的，這種事不但發生在賓拉登身上，就是海珊（Saddam Hussein）、諾里埃加（Noriega）、皮諾冊（Pinochet）以及薩爾瓦多的右翼分子也是如此。不需要成爲虔誠的宗教徒，就可將《可蘭經》重複的一句話，應用到我們身上：「你們難道還沒學到教訓嗎？」

我們目光短視，不會用長遠的眼光看事情，我們的弱點在對方面前暴露無遺；而對方的問題大如高山，但他們的無能爲力，教育他們學會「忍」，怎樣慢慢地解決問題，別無他法時，

唯有俗話所說：「站在帳棚門前，等待敵人裹屍而過」。

（四）民主的喪鐘？

如果 911 飛機，不但毀掉了壯麗的貿易中心大樓，連西方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也摧毀了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實際上，我們正在注意，看看我們為求安全，是否接受言論或行動自由的限制。這種自由的限制，相反「美國國父」佛蘭克林的著名原則：「那些為安全犧牲自由的人，一個也不該獲得」⁹，哲學家霍布斯¹⁰在他的名著《怪獸》（*Leviatan*）一書中，已描繪過這一過程，人民為了安全出賣自由，臣服於極權勢力，因為這勢力能使他們免於恐懼。假如這樣的過程帶到我們的社會，縱然是逐漸的，不但表示民主淪喪，也是賓拉登極大的勝利。

在失望與恐懼的敵對下，長期來看，必釀成許多災難，除非我們決定允許「交談」及西方自豪的理智，能在衝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起舉足輕重的作用。我們沒有理由相信「交談」只為國內恐怖有效，而不能適用於外來的，唯有西方民族主義共認的意識型態，才會如此推論，假如我們不肯認真思考，不敢清楚地表白，等要解決問題時，恐怕時不我予呀！

肆、向歐洲進一言

本文限於篇幅的限制，只能籠統地談論西方文化，並不區分歐洲或美國。不是我們沒有意識歐、美文化的差別，也不是我們沒有意識到歐洲目下缺乏堅強的領導人才，因為歐洲對美國朋友，多是唯唯稱是，不算平權盟邦。此外，因為本文的讀

⁹ 譯者按：無安全，無自由。

¹⁰ Thomas Hobbes，英國哲學家。

者大多數是歐洲人，所以我們不一絲一縷地分析它的差別，只是反省一下歐洲的局勢。

一、「注意，別喪失你的靈魂」

1940年著名的馬奇諾戰線被擊毀，世界輿論爲之譁然，顯示了納粹德國比法國的軍事計劃有更大的效力；可是長期來看，在這效率的峰頂下，埋藏著更「不道德」的根苗。最重要的一點，實際上當時無人看到！那時大半勝利者，都站在侵略者的一邊，「西瓜偎大邊」！都向侵略者歌功頌德。雖然現在無人再與侵略者同流合污。爲反對侵略者，一群基督徒迅速拼死地創辦了《基督見證》雜誌，第一期在1941年10月問世，曾遭到誣衊，它的題目是：〈法國，別喪失你的靈魂！〉

這個喚醒人民的呼聲（10年前就已喊出），可比喻現在歐洲的情勢。我們深受經濟效率的侵略，後者常是大奏凱歌，我們常付出專屬自己的代價；人類最寶貴的東西¹¹，根據這個例證，恐怕我們能向歐洲人發出同樣的警告：「當心，勿喪失你的靈魂！」

本文出版之際，歐元必然已成爲歐洲共同的貨幣。這提示了一個反省：如果我們肯費僅僅策劃歐元一半的時間和努力，必能擬訂一個共同的外交政策。那麼，在世界的建設中，我們也無須悲慟目下歐洲所扮演的「特殊」角色（或說無角色可扮）。看到這種矛盾的存在，實在令人感到慚愧：國際事務上，歐洲一盤散沙，而在貨幣上卻呈現大團結。

我們的觀察不僅影響將來的歐洲執政。在那裡，一批「無

¹¹ 譯者按：自由。

動機」(Demotivation)的公民、消費者，以及近代主義的子孫，會扮演起重要的政治角色。

二、「無動機」的文化

1990年代初期，人們就看到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氾濫，許多社會分析家警告局勢的危機，因為它將培育一批「無動機」的公民，他們將是極權主義架構最適宜的溫床。

可是，我們可以說今天媒體捧出來的文化，許多人視為「後近代主義」的特徵，例如「近代主義」有堂而皇之的承諾，而對擺脫它們那些飄邈虛幻的反應，可縮簡成下列三個原則：

- **不道德**：拒絕現實(reality)所獻出的任何「事物」是不道德的，只要它不准許做更大的春秋大夢(讓我們附加一句，如果那「事物」是你兄弟的妻子或鄰人的財物，你也要爭取?)
- **極不道德**：企圖變更這個現實的任何事物，同樣是極不道德的。而這樣做的人，必要受到懲罰。
- **更不道德**：拒絕某些事物，盼望藉此變更一點現實，則更是不道德了。

以上這種描述不能產生標準，可用同樣多的字寫成公式，因為它反映心靈潛意識的層面，浮現到「文化事業」的產品上就是「營利」。關於這一點，「說大話」常被當作「應該說」的東西，以便更清楚地描寫現實，可是沒有人會相信這些「吹牛」的技倆。不可否認的事實是，我們只在競選或戰爭時慣常聽到有人講大話，開口大許諾(撒謊期)，而這一切，都在在助成我們缺乏誠信。

為此，當一位公民陶醉於奢侈糜爛的物質享受，認為那是

艱苦生活的報酬時，其實，他自身已受到錯誤資訊所操縱了，而這些資訊，早已被政治和經濟勢力所控制或者經過嚴厲的審查了。或者，當研究資訊發掘出事實的原因時，這種公民偶然遇到重視生命、奮鬥求生的人，就有憤怒和輕視的反應，認為那是「罪惡」。

我們這裡還要加上幾句，世界上許多貧窮的國家，就因為生活艱難，所以把重視生活、豐衣足食認為是「罪惡」；而我們西方人的這種反應，就是缺乏批判理智的明證，這就是另一種「新基本主義」。

三、實例

讓我們舉一個實例，盡力描述這一心態，在 911 恐怖攻擊中，不難猜出最不可忍的事，不是因為恐怖攻擊是不道德的、無理法根據的，也不是因為無辜者的死亡，而是因為他們不能變成「消費對象」，這正是「後現代主義」的文化，清楚地答覆什麼是「現實的」。世界上有其他千百領域，如性暴力、經濟、社會、政治、兒童虐待等罪行，同 911 大恐怖同樣不道德，而我們西方的矛盾制度，卻轉移到單純的「消費對象」。

讓我們再舉一個變恐怖成「消費對象」的實例，近代一部恐怖影片《鋼琴家》的導演，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，悲觀主義者就是給自己設限，專製作娛樂影片的人（暗示不能變更任何事物）。同時，他企圖刺激觀眾，使他們感到驚恐，因為他自稱是「樂觀主義」者。如果評論的第一部分絕對正確，那麼第二部分必犯了知性的大錯，但聰明而又不甚健全的手法，能使首映電影院爆滿，可是觀眾離開電影院時也許更鎮靜，不如影片導演所期盼的那麼激動。不過，這種將恐怖和不道德變成純

粹「消費對象」的方式，在攻擊國際貿易中心時不會出現。

伍、解決的方法

很明顯，在我們製造的困難處境中，沒有預製的現成解決方式，可以機械般地隨時取用，好像訂購「比薩帶回家」那麼容易，只存在著幾條途徑，可以在進行時擬定。這種拋物線式的方式，能允許我們逐漸地找到適宜的解決方法，現在讓我們提示幾條途徑。

一、伊斯蘭需要「啓蒙」

宗教如何植入本地文化生根，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，此處僅能觸及其膚淺層面。我們要記起歷史事實，在所謂的「三種文化並存的西班牙」以及那燦爛文化的鼎盛時期，伊斯蘭展現出它與其他文化並存，也不反對「啓蒙」的歷史事實。西方人應把發現亞里斯多德及其他幾位先賢如雅未瑟納¹²等人，歸功於伊斯蘭。

然而今天，為我們似很明顯地，伊斯蘭需要一次嚴肅的「啓蒙」動作。這種啓蒙過程相當艱難，為達到目的，信賴比強迫更好。研究神秘經驗如今達到最高峰，但表達神秘主義的方式卻迥然不同，此乃因它受限於文化的形式；雖然提供此一管道的過程亦是此經驗的一部分，但經驗終究是不能複製的。就是因為經驗不可能翻印、照版複製；同樣，神秘作家雖有同感，但表達方式卻有萬千。因此為我們而言，對真主的直接性體驗，都將是被傳達的（間接的）直接。

¹² Avicenna, 980~1037, 阿拉伯科學兼哲學家。

（一）幾個例證

簡單地解釋上述的啓蒙，我們知道今天所讀的古代宗教經典所宣佈的神的指令，其實只是原始社會中有用的衛生措施；但如果不冠以神的光環，在文化低落的環境裡，可能不那麼奏效。這理論可適用於千百條禁食不潔食物的命令，譬如禁酒、行割損禮等。今天阿拉伯移民開始直觀地，懂得這些經文的原義，所以他們同其他工作夥伴一起喝啤酒、吃豬肉臘腸，並不感覺到犯了獲罪真主的大罪。

我們再舉另一個更學術的例證：《可蘭經》第 55 章最後部分，多處重複的祈禱經文，大概是兩篇文章的重疊（天主教聖經也有），其內包含了對「真主聖言」的直接概念，但卻被視為奇恥大辱。

（二）真正的問題

上舉例證並不很重要，真正嚴肅的問題是無法滿足政治宗教的期望，這期望導源於深刻經驗到天主如何滲透人類現實與範圍。西方人對這問題的版本都載在基督教義之內，並由最近努力復興運動可以看出。原真宗教經驗的「公共」（公認的一譯者按）範圍，永遠不會消滅，可是西方對此所採取的方式，不能出現在政治宗教的期望領域以內，所以導致穆斯林的不容忍其他宗教的「關閉」政策，必須消滅「異端學說」。

按我們的意見，伊斯蘭有崎嶇的長路要走，但此路並非以歧視、虐待或日漸公開承認的民族自尊，來輔助伊斯蘭走向開明的康莊大道。尤其因為伊斯蘭有充分的理由，懷疑西方理論——實際上是「主宰」（統治）政策——極不可靠，難以做為全球化（普遍化）的理由。有些人應該學會，理智不能給人類生活

的最終和最嚴肅的政策奠定根基；然而，其他人也該知道，為鑑定、控制或領導這類的最終決定，理智亦是不可或缺的，免得這些決策成為神秘、不合理和盲目的。現在讓我們再附幾句話，闡述這二元論的第一個因素。

二、需要一個開明的伊斯蘭¹³

本文的「宗教」不是指「基督教義」，而是指伊斯蘭宗教。不管好壞，基督教義在西歐不再被崇敬。可是阿拉伯世界篤信真主，所以為解決矛盾而企圖除去真主，等於什麼也不能解決；或者發起攻擊阿拉伯教難，猶如共產國家宣佈反對基督教義，是虛偽的解決方法，因為歷史證明宗教愈受迫害，成長愈是迅速。而且這是個一無用處的解決方案，因為最低微的推理便可讓人懂得：衝突的真正理由，並不在於是否相信天主，而是一方面在於失望，另一方面在於失望的恐懼。

所以，俗世主義之所以稱為「俗世主義」，就是為在底線上有空間，能包容其他信仰天主的宗教。這不但是政治共存的所必需的因素，也是在於宗教本身就需要能容忍不同的內涵。

（一）俗世主義的限度

確實，所謂俗世主義的限度，在衝突發生時更為顯明，因為起衝突是人與生俱來的特徵。誰能解決衝突？如果有某些機構聲稱依其本性就能解決衝突，那麼，我們便引進了某種「承認權威」的因素，某種冒名是大司祭的因素了，那麼在此便沒有所謂的「中立」，如此，其本性智慧確可用來解決衝突。如果有人告知此類機構不是由其本性，而是被同一社會授權或指

¹³ 譯者按：「能容忍其他宗教」的伊斯蘭。

派的，那麼我們再進一步追問，便只會把問題又搬回原點了：他們是依據什麼價值來解決衝突？是按照自己主觀或群眾的嗜好？或是遵照某種不要有「中立」的客觀價值，並應用此價值便可以正確地解決衝突？

如果在進退兩難中，我們選擇第一個，必冒著將「俗世主義」與「中立」混為一談的危險；然而在瞬息萬變的局勢中，「中立」根本不可能，搞不好還使問題更趨複雜化。如果選擇第二，那麼我們又再次引進「承認權威」的因素了。實際上，這意味著俗世社會是具有共同並平分價值的團體。可是那些在團體內不分享這等價值的分子，將如何處置？豈非陷入「冒牌價值」的危機？這種偽價值，不就是教條式的滲入，與俗世價值魚目混珠嗎？

類似的事情發生在市場上，依照現在的說法，全球化市場是否是社會價值，值得辯論和討論。不過，經濟霸主要求所有宣佈「俗世」的社會，應全力保衛這市場，反對任何外來的干涉。自然，這樣做是頂著經濟運作的美名，只是這裡所指的經濟，便是使萬事「商品化」為其原真價值。因此，我們已帶進一種「承認權威國家的市場」。實際上，今天所有宣佈為「俗世」的國家都奉之為圭臬。

然而，價值應退回原點：是普遍價值，或是沒有根據的無效價值？當我們每天冷血共謀地使成千上萬的人餓死時，我們宣佈生命的價值，能有什麼誠信？究竟哪種生活更為優質：為保持自己的生活而殺害他人，還是為拯救百姓的生命而犧牲自己性命的人？這些問題使俗世社會感到不安。

綜合以觀，實際說，一個社會不能感到同其他社會聯合或互動，除非它奠基於原真價值上，而不是共存的標準上，猶如

紓解交通擁擠的規則一般。可是，要在這些價值以及真正的俗世主義中間找到和諧，著實不容易，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。

（二）健全的「俗世主義」

這是俗世社會應該承認並忍受的問題，不是背棄俗世主義，而是叫我們深知俗世主義一詞的涵義是多麼不確定，並有研究它的需要性。我們應該明瞭，俗世主義不表示關閉的心態，而是承認自己的範圍，敞開大門，容忍其他理念的存在，所以原真的俗世主義，應該誠懇地尊崇其他宗教信仰的真實性，就算它不積極參與或企圖採取任何行動。

或者換句話說，有容乃大的俗世價值，不應該同「中立」混淆，雖然這兩個詞彙有其共同點。真正的容忍，並不會變成「無價值」，或對價值採「漠不關心」的態度；相反的，正是認同價值之名才有容忍。為此，如果我們接受俗世主義，並不同於接受「無價值」，因為如此一來，當價值問題出現時，它的基礎便常遭到質疑。

俗世主義設法接受這些價值，擱置問題的答覆，這是奢望，也是為「共存」需要的方案；可是，假如基礎限定了價值的內涵，那麼這俗世主義就非常脆弱，所以目下所流行的，便是嘗試找出「最低限度」的倫理標準，在它的保護之下共存，但不把這「最低限度」的倫理看做全部倫理，這是「承認權威」的煙幕，因為這一因素是俗世主義永遠的威脅。

製造麻煩的尼采¹⁴在其大著《左羅河斯托》¹⁵中說：「在天主前人人平等，問題是天主已不存在了」，結論是人類不平等。

¹⁴ Friedrich Nietzsche, 1844~1900, 德國哲學家。

¹⁵ Zoroaster, 1000 B.C., 波斯宗教家。

西方人在天下太平時否認這個理論，可是一旦自身受到威脅，則又狂熱地宣揚稱頌¹⁶。如果人不平等，則無可避免地，或早或晚，罪惡或大或小，必有另一個賓拉登崛起，不讓我們安靜地生活。

三、攻擊恐怖主義之前，先除掉它的原因

任何對世界有些認知的人，如果他從所謂的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，即使是短暫經驗一下，定能體會到：從難以忍受的悲慘處境再到高枕無憂、豐衣足食的生活，他定能立刻懂悟，這情況不能永久繼續下去。這樣的懂悟，不是道德或宗教的考量，而是常識的知性感。近來有許多媒體記者，曾在阿富汗住過短暫時期，度著同阿富汗相似的生活，記者這樣做是爲了薪水、特殊的目標、愛好消息或冒險，而且他們明知自我犧牲是暫時的。但即使如此，在記者們當中恐怕也早有人自問：這些居民怎樣能容忍這樣不適宜人類的生活條件？諸如此類的判斷，對地球上的許多地區是有效的，雖然他們現在已不是新聞，也引不起記者們的注意。

可是，處在這種悲慘境遇中，我們億萬元的國防開支實在是不合理，揮霍耗費不但消弱我們自己的經濟，並且用這額數的一半，就能醫癒世界許多國家失望的圖像。只有恐懼養育來日的競爭者，典型的霸權者的喪盡天良，才能解釋如此不合理的現象。

關於這一點，請記住教宗若望·保祿二世在巴西講的警語：「假如我們不及時獻出我們的戒指，結局是我們的手指將被砍

¹⁶ 譯者按：人類不平等。

斷」。再次地，這不是倫理或宗教意見，而是常識赤裸的真理。

四、武器問題的聚焦

美國拒絕簽署禁止生化武器的條約，除非那只是一紙無拘束力的善意聲明。最可悲的是，小布希總統還試圖獲得用武的支持，他搬出論據說：恐怖分子可以擁有這類的武器。他的理念是：我們武裝自己，因為我們是「好人」，保衛絕對的善；但他們不能，因為他們是「壞人」；這是另一種「基本主義」，相反上述的俗世主義。

世界安全問題不能存在，除非武器被交到國際性民主選舉的權威手中，不讓個體國家染指。我們知道這個建議失之天真，我們只願意加添一句話：任何其他的選擇，都只是讓恐怖分子擁有核武罷了。「生與死之間的選擇」，決之在我們。

陸、向基督徒進一言

我們願意給分享基督信仰的讀者附加幾句話：反對某種宗教形式，即是試圖逃避歷史，我們相信歷史即是「天主的顯現」，而我們應該在歷史中尋找天主。然而，我們也應該十分清楚：歷史是天主的顯現，因為在歷史中有失敗者和被釘者，雖然他們不是歷史的作者，但他們都在被釘死的耶穌的救贖內，藉著他，天主啓示了自己。不過，歷史亦不是天主的顯現，因為寫歷史的人都是征服者；歷史不是天主的顯現，因為我們確保真主將許諾我們最後的勝利，並獎賞所有殺害了非伊斯蘭教信徒的人。就是這麼簡單，因為我們不可能靠著努力便把被釘的耶穌從歷史的十字架卸下來，如此我們方能體驗到「天主與我們同行」。

現在請記起前面講過的西方的矛盾，以及那些隱藏在矛盾下面的無名經濟因素。基督徒應澈悟耶穌的話「人不能事奉天主又事奉財富」。說這話的基督不是不明瞭人間的需要，他生活在世時，曾致力醫治他們，他的心為「同情所感動」。雖然基督的這番話，似乎連我們這些承認基督權威的天主教徒都難以接受；可是這番話卻給了我們西方社會，拍了一張最佳的 X 光片。歐洲國家失落信仰的原因之一，在於選擇事奉財富。而在美國，宗教對社會影響較大，這清楚地顯示當一個人選擇事奉財富的同時，也選擇了事奉逼他殺人的「邪神」。這一切應讓我們認真思考，縱然我們沒有準備好接受它的結果。

最後，我們不反對在不同的團體舉行和平祈禱會；不過，我們願意加添幾句話：基督徒的祈禱，應效法亞西西的聖方濟各的著名禱詞——不單求天主「賞賜給我們和平」，而是「使我成為祂和平的工具」；「那裡有恨，讓我代之以和平」。但如果日後，我們不拘為著什麼理由與仇人同流合污時，這種祈禱就沒有什麼意義了。

結 論

恐怕有人認為本文過於消極，所以我們願意稍加澄清。本文的每一反省，都是針對著承認個人的缺點，但這不暗指我們不知道，甚至拒絕承認西方的正面因素，正是因為這些因素存在，我們意識到並相信它們，所以才能清晰地看出我們內心深處有那些相反他們的事物。我們出於愛，努力說出西方最珍貴的是什麼，也信任、依恃這種珍惜。

抱著這種態度，再把不久前掀起的阿富汗戰爭擺在眼前，我們能簡單地說：除了戰爭以外，還有其他解決的方案，就如

中世紀古諺所說：「機會不能製造人，但能指出他是什麼人」。

固然，因自尊心受辱而激起盲目報仇雪恨的心理，這是能有的的一種反應。但另一種反應是在紐約被恐怖攻擊以後，簡樸平民從廢墟中吸取最佳教訓，盡力與其他組織合作救災。這種反應在今日世界的強國中並不多見，因為它不但顯及效果，還要尋找事物發生的原因。這種反應能促進真正的「交談」，不是威迫利誘，也不是命令；這種反應不放棄任何公義，同時也注意到一切公義治理的基本原則。譬如：一個人應假定無罪，直到合法的權威判定他有罪，當然這權威應該有別於受刑人。慷慨正是實力的最高表現，感覺自己軟弱的人，最少感到自己是慷慨的。

我們相信，截至目前，事情並不是如此發展的。所以我們只能期盼和工作，以使結局不至帶給人類比所欲避免的更大的災禍。我們用同樣的結語，就是本中心在 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出版的小冊子中的結語：

「這場戰爭的真正序幕，不應在 2 月 17 或 8 月 2 日尋找，而是西方國家與阿拉伯世界交往時，所加給對方連續的騷擾與屈辱。」

伊斯蘭文化大概需要「啓蒙」，但可能不是西方式的「啓蒙」，西方文化已經充分地表現在矛盾中了。不過，這一切我們可以說，我們不過於袒護伊斯蘭，也不苛評基本主義，只是一種恐懼的表示：我們深恐西方低估阿拉伯人的抵抗力和失望……這是時下國際亂象，領導我們走入的「死巷」。

可惜，我們害怕上述所說的話，不是被束諸高閣，便是不能產生任何影響力。